



Frankfurt School
FS-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limate & Sustainable Energy Finance

限时新闻发布：2015年3月31日，周二东部夏令时间09:00（格林威治时间13:00，欧洲中部时间15:00）

由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中心与彭博新能源财经编制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9届“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将于**2015年3月31日，周二东部夏令时间09:00（格林威治时间13:00，欧洲中部时间15:00）**通过媒体电话会议发布。请拨打+41 22 917 0900, PIN 44174

专家可接受单独采访。

完整报告可在 <http://bit.ly/1Bnu9cB> 进行媒体预览

该报告将于3月31日格林威治时间13:00在 <http://fs-unep-centre.org> 公开发布

可再生能源重现活力：

2014年全球绿色能源投资骤增17%至2700亿美元

受太阳能和风能推动，低迷两年的全球绿色能源投资突破原油价格大幅走低挑战强力反弹；2014年新增103GW（千兆瓦）装机容量约为美国核电站装机容量总合

法兰克福/内罗毕，2015年3月31日 – 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下跌两年后于去年突破原油价格大幅走低挑战强力反弹，在2014年稳健增长17%至2700亿美元。据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中心（中心）与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编制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九届**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显示，投资回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日本大规模的太阳能装置扩建以及创历史新高的海上风电项目投资。

技术成本的持续下降 – 尤其在太阳能领域，同时包括风能领域 – 意味着同样在可再生能源投入1美元资金，在2014年买入的装机容量明显更大。与2011年新增81GW，2012年89GW以及2013年86GW相比，2014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103GW是装机容量增幅最好的一年。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与垃圾焚烧发电，地热能，小水电以及海洋能从2013年占全球发电量比重8.5%上升至9.1%。这意味着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去年实际全球电力系统与假设全球电量供应全部使用化石能源的情况相比（即9.1%的电量供应与全球另外90.9%一样也来自以化石能源为主发电结构）少排放了二氧化碳13亿吨 – 这大致为全球航空业排放量的两倍。

“2014 年可再生能源再次占据全球近一半的新增净发电装机容量，”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署执行董事 Achim Steiner 指出，“这些环保型能源技术现已成为全球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只会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技术成本的继续下降，以及对控制碳排放量更加迫切的需求而更加突出。”

中国去年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上创历史新高 – 与 2013 年相比上升 39% 至 833 亿美元。美国以 383 亿美元位居第二位，相比去年增长 7% 但低于其在 2011 年达到的历史最高点。日本投资 357 亿美元位居第三位，与 2013 年相比上升 10% 且是有史以来最高额。

与往年类似，2014 年市场的主导力量为占可再生能源和燃料投资总额 92% 的太阳能和风能投资。太阳能投资跃升 25% 至 1496 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第二次投资高峰；同时风能投资增长 11% 至 995 亿美元。2014 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增加约 49GW，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增加 46GW，两者增幅均为历史最高。太阳能行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其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前所未有的扩张，2014 年这些国家在该行业投资达 749 亿美元，约占全球太阳能投资总额的一半。欧洲海上风电能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七个超过 10 亿美元的项目在 2014 年进入“最终投资决定”阶段，其中建于荷兰海上价值 38 亿美元装机容量 600MW 的 Gemini 是世界首屈最大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厂。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表现欠佳，生物燃料投资幅度下降 8% 至 51 亿美元，生物质和废弃物转化能源投资下降 10% 至 84 亿美元，小水电投资下降 17% 至 45 亿美元。唯有地热能投资逆势增长 23% 至 27 亿美元。

2014 年投资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可再生能源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该地区投资额上升 36% 至 1313 亿美元。中国（833 亿美元），巴西（76 亿美元），印度（74 亿美元）以及南非（55 亿美元）全部在国家投资排行前 10 名，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智利，墨西哥，肯尼亚和土耳其投资额超过 10 亿美元。

投资反弹，挑战依存

尽管 2014 年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持续两年回缩后反弹，多方挑战依旧存在，这包括政策不确定性以及电力系统结构问题 – 因其基于海风和日光的发电特性，该问题也存在于风能与太阳能中。

另一挑战初看来自在去年下半年跌落超过 50% 的油价，但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校长 Udo Steffens 指出，油价很可能只会挫伤部分行业投资者的信心，如石油出口国的太阳能行业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物燃料能源行业。“石油与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投资资金方面没有直接的竞争，” Steffens 校长指出，“风能和太阳能行业应该能够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削减每兆瓦时发电的成本，它们的长远发展将更具有说服力。”

更令人关注的问题在于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政策支持的不确定性对投资者信心的挫伤。“欧洲是清洁能源的先行者，但其还在重组那些早期扶持机制的过程中，” 彭博新能源

财经顾问委员会董事 Michael Liebreich 指出，“我们看到英国和德国政策上正从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绿色证书（*Green Certificate*）向意在限制消费者转嫁成本的反向拍卖（*Reverse Auction*）以及补贴上限制度（*Subsidy Cap*）上转移。由于追溯性政策变更（*Retroactive Policy Changes*）的存在，如其近期对意大利太阳能农场的影响，南欧依旧是投资者不愿涉足的地区。在美国，风能生产税收抵免政策（*Production Tax Credit*）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如今极低的生产成本使得该行业的发展与过去相比不再受制于扶持政策。同时，太阳能屋顶行业发展趋势大好。”

由于许多国家的电网与电力公司难以应对风能和太阳能在发电结构中比重的日益上升，电力系统中还存在结构性挑战。对于电网与电力公司而言，应对 25% 及其以上的可变发电比重比应对 5% 更加困难。政府一直在努力制定政策措施，以期能够跟上可再生能源的进展及其给电力系统其它部分带来的连锁效应。2014 年可再生能源在投资强力反弹下获得瞩目发展。如果这股良好的投资势头能够继续，那么越来越明显的是，主要电力市场将需要进行类似德国正在尝试的能源过渡（*Energiewende*）改革。可再生能源需要克服的不是简单的结构性挑战，而是那些由其快速发展及其自 2004 年以来带动的超过两万亿美元投资促成的结构性挑战部分。

* * * * *

联系方式：

* Elisa Antz 博士，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新闻发布员，电话：+49（0）69-154008-566，手机：+49（0）172 62 14 147；e.antz@fs.de

* Shereen Zorba，联合国环境署新闻台负责人；+ 254-20-762-5022；+ 254-788-526000（手机）；+ 254-713601259；shereen.zorba@unep.org

* Terry Collins，电话：+ 1-416-538-8712；手机：+ 1-416-878-8712，tc@tca.tc